

史鉞

史鉞卷之十一

臣道第九 賢臣

耶律楚材字晉卿契丹之裔將究群書天文地理律曆術數釋老醫卜靡不通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元太祖指楚材語太宗曰此人天授軍國庶政悉委之東印有一角獸作人言問楚材曰此瑞獸名角端好生惡死帝即日班師條便宜十八事又奏十路課稅法用士人掌之汴梁城困大將請屠其民楚材奏得地撫民將焉用之帝議裂地封勳戚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與金帛或譖楚材為相貪財后令人視之唯琴書遺文而已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若楚材不世出之材也非太祖之聖焉能察楚材之賢哉

楊惟中從皇子伐宋得名士圖書送燕都立周濂溪祠建太極

書院延儒士授經俾通聖賢之道慨然以道自任化成天下想業恢弘河南總管劉福貪殘酷虐惟中召至撾擊之數日福死河南大治宣撫陝西郭千戶殺人之夫而取其妻惟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

趙復字仁甫元兵伐宋俘德安之民姚樞得復於俘籍寄其材復夜逸求死樞挽之北行錄其所記程朱諸書以教學者北方通經自復始不仕稱江漢先生

月乃台字正卿僉書樞密以道自任有旨料民丁中原正卿奏業儒通經不料免丁著於儒籍恩德及人其曾孫馬祖常伯庸登科執政仁者有後其信然歟

李俊民用章舉進士第一翰林應奉得程朱之學金亡隱萬山堂從判先生受邵子皇極數劉秉忠自謂不及憲宗以安車徵之

虛心訪問告老而歸謚莊靜先生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十三位百僚上帝欲誅阿里不哥之黨千人安童曰大難甫定挾私殺人何以懷附帝深重之爲右丞相召許衡爲左丞輔之後從北平王鎮北邊十年歸復相位立尚書省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用賢相不聽卒封東平忠憲王

廉希憲世祖在藩邸承以小龍名入講孟子性善仁義稱爲廉孟子亦善射校獵帝前三發三中又稱文武全才宣撫京兆甦民瘼抑豪強從名儒許衡咨治道入中書振紀綱効名實汰冗濫抑僥倖興利除害翕然稱治方士請煉大丹希憲以秦漢故事奏罷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爲臣忠爲子孝是也鎮江陵求官致珍玩悉拒不受興學舉賢重義輕財家無

餘貲帝賜白金五千兩子六人孚恪恂忱恒惇皆貴顯

史天澤繼兄天倪職爲萬戶多戰功世祖召問治道言當省部設監司退貪殘頒俸祿爲右丞相李璮叛齊南天澤以計生擒璮斬之詔從伯顏伐宋以疾免奏勿殺掠議和不伐臨節論事毅然不回讀書通大義史鑑尤精爲將相五十年上下無疑怨八子皆顯官

董文炳從伯顏伐宋駐鎭江與張世傑戰宋兵敗世傑走海中文炳趨臨安會伯顏二王南走宋主遂降伯顏須師旨委文炳謂學士李槃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宜收史館乃收宋史諸注記歸國史院拜中書右丞諡忠獻子士元士選

姚樞公茂自少力學著稱宋之書如儒先見世祖數陳帝王之道從征大理言曹彬不殺明旦世祖臨城裂旗書止殺之令民賴

以全樞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歷中書左
丞翰林承旨。謚文子傅平章政事

許衡事載道統

竇默字子聲少從姚樞習醫後與姚樞許衡講程朱之學見世祖
問治道以三綱五常對又問欲得士如魏徵者對曰犯顏諫諍
剛毅不屈許衡其人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史天澤其人為翰林
學士面斥王文統貪欺為相必禍天下帝曰誰可相者曰無如
許衡默性樂易平居若不能言人品溫然儒者論國計面折廷爭
人方諸汲黯贈魏國文正

王磐字文炳力學經史文辭宏放無涯東平嚴實迎為師拜翰林
學士出為宣撫入為太常少卿時宮闕未建臣庶雜遝磐上疏
令宣徽院籍百官姓名以次傳入。自是儀制始立阿合馬致重

繫求碑文磬不予薦宋道李譙孟祺皆名臣號鹿菴封洛文忠公

王鶚百一爲翰林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性樂易文章不事雕飾以理爲先侍講經筵必敷陳古今興廢有関風教人君喜聞而樂從風化移易諡文康

商挺孟卿東平嚴實聘爲子師受命將兵大破阿不哥之黨拜中書參政爲詩歌畫山水工漢隸書封魯文定公子琦繼補集賢學士工畫工詩

劉秉忠仲晦少從釋氏名聰書記入覲世祖侍左右書無不讀邃於易邵子經世書天文地理律[illegible]不過[illegible]數千言皆開國規模然不[illegible]定[illegible]定往[illegible]大計製朝[illegible]物[illegible]服亟正衣冠加顯秩即日拜

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政事以賢能讓之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薦人才各稱職自幼好學至老不衰位極人臣平居蔬食無異昔時封趙國文貞公

劉因天資絕人讀書過目成誦評周程張邵朱呂之書曰周至精也邵至大也張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性不苟合不妄交妄求貧非義一介不取徵為贊善大夫陞集賢學士歐陽玄贊之曰麒麟鳳凰世不常有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號靜脩先生封容城文靖公

郝經伯常為翰林學士使宋賈似道陷淇館于真州宋平得歸而卒為人尚氣節為學思致用撰續漢書易春秋外傳其文豐贍豪宕并識論詩多可誦

完澤土別燕氏。為右丞相。革桑哥弊政。請免積逋錢穀。封興元忠憲王

哈剌哈孫斡剌納兒氏。為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重儒術。以勛臣後掌宿衛。拜大宗正。用法平允。為湖廣平章。討平群盜。為左丞相。斥言利之徒。以節用愛民為務。大事引儒臣議。奏建孔子廟學。選名儒為學官。定南郊禮。左丞劉深征八百媳婦無功。奏正其罪。言治道必先守令。定贓罪十二章。武宗立。安西王誅。皆籍其謀。以讒罷相。鎮北邊

程鉅夫累官至集賢直學士。請興建國學。搜訪遺逸。世祖欲以為御史中丞。選侍御史。奉詔求賢江南。極言桑哥奸狀。六奏不允。遷閩海憲使。興學明教。使民畏愛之。陞湖廣平章。貪污吏讋落。拜翰林承旨。以亢旱星變。陳弭災五事。號雪樓。封楚文憲公

趙孟頫子昂宗室子程鉅夫薦由兵部郎中遷集賢直學士爲
讒人嫉求外職同知濟南府召修世祖實錄又書金字藏經陞
翰林承旨書逼晉魏詩宗盛唐號松雪謚文敏
阿沙不花爲右丞相佐武宗誅奸臣阿忽台見武宗容色日悴
諫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酒色是耽兩斧伐
孤根鮮不顛仆左右賀得直臣封順寧忠烈王
和尚王耶。別里伯牙吾台氏武宗即位危疑之際彌綸之功爲
多拜中書平章致仕居濮上築先聖燕居祠堂於歷山聚書萬
卷延名師教子弟置田百畝給之賜額歷山書院封衛國公
姚燧少從游於許衡累官江西廉使陞參政擢翰林承旨學以
真知實踐爲事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
西漢風名臣鉅蹟皆燧所書高麗王求燧詩文贈金玉幣帛名

號燧以分散屬官以金銀付翰林為器皿器識高豪邁如此有牧菴集

張養浩有行義勤學業拜御史上疏萬言言皆切直遷禮部侍郎知貢舉陞陝西侍御史改禮部尚書未六十致仕作廟堂風憲牧民三事忠告封濱國文忠公

李孟道復通經史善論古今治亂仁宗方幼徵孟為東宮師講論性命道德仁義綱常多所裨益入參大政損益庶務悉中利病然抑絕僥倖群小不樂孟遂逃去再召授中書平章以國家為己任言人君之柄在於刑賞究死者復官蔭濫爵者悉追奪罷僧道官又言貴賤有等賜予有節請為限制補益居多自視若不及賜爵秦國公御書秋谷二字賜鈔十萬貫知延祐元年貢舉英宗立姦臣鐵木迭兒讒譖之收其制命降集賢直學士

而卒御史辨其誣詔復前官封魏文忠公

張珪淮陽王弘範之子累官平章政事教坊使曹咬住除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恥之乃止皇太后以右相鐵木兒為太師珪言不可忤太后旨杖珪後拜大司徒封蔡國公

察罕西域人性偉頎博覽強記入參大政進平章晚歸德安白雲山仁宗稱白雲先生

鄧文原善之官浙西廉訪事移江東多所平反為國子祭酒內嚴而外和家貧而行廉卒贈江浙參政學問該博文章淵雅謚文肅

郭貫由翰林學士拜中書左丞博學能文精於篆籀楷書碑刻多出其手謚文憲

劉賡燕人識拜翰林承旨集賢大學士以典文翰當時大制作多

出其手

元明善授初入翰林集賢出爲湖廣參政早以文章自豪謚文
敏

拜住安童之孫拜大司徒進左丞相刑曹情可矜者寬恕之貪
暴不法必不容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
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
有言佛教可治天下帝問拜住對曰清靜寂滅自治可也若治
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鐵木迭兒過惡彰拜住以聞帝奪
其官仆其碑奸黨鐵失等懼誅以衛兵入帳中殺拜住遂弑英
宗拜住爲相勵精爲治振立紀綱脩舉廢墜不幸構難封東平
忠獻王

敬儼由御史中丞拜中書平章朝議欲盡戮朝臣從泰定帝者

上都者。儼抗論言此皆循常例從行殺之非衆有以免儼者

春秋備忘四十卷

虞集。伯生。官國子學翰林。集賢。奎章閣大學士。內不任臺省。外不任州郡。欲丐一郡自效。而文宗不允。日近清光。備顧問講論治道。裨益居多。文祖歐蘇。詩宗李杜。漢隷真楷尤精。號邵菴。封仁壽郡文靖公

脫脫。幼岐嶷異常兒。伯父伯顏謀逆。佐父馬札兒台以大義滅親。誅之事定。以功爲右丞相。復科舉。脩時祀。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逋。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兵起江淮。詔脫脫總兵南征。至高郵城將破。御史及奸臣哈剌譖脫脫。老師費財。安置淮安。死

大平。賀允中。爲相。請僧有妻子。勅歸俗。給散官除賜叙官坐脩都水監。治黃河衆隠土役以讒罷。復相。而國事非矣。被劾安置

土番。自殺

星吉爲御史大夫持風裁移湖廣平章責威順王不法王謝服既過鞫胡僧濫傒之罪又移江西守江州城已陷募兵克復池州與賊戰兵敗賊輿星吉寘室中七日不食死

廉惠山海牙。官御史彈劾無所避移江西右丞賊陷龍興入殺福建右丞卒

馬祖常伯庸雍古氏力學舉進士至御史中丞立朝多所建明議將家子驕脆有孤任使庶民有挺然激厲當建武學武舉以備非常。工文章宏贍而精覈自成一家言諡文貞

巎巎子山康里氏博通群書正心修身之學得之許衡風神凝遠制行峻潔遷奎章閣學士翰林承旨以聖賢格言爲文宗講誦侍經筵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言紂不聽諫而亡又言宋徽宗

參僉撰不能為君國亡身寧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疾辭
帝賜銀五錠善真行草書片紙之存人爭寶之不啻金玉謚文
忠
黃溍晉卿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兼經筵天資介特在官清白
月俸所給贍族助貧升朝挺立不依不附文辭謹嚴精至
歐陽玄原功官至翰林承旨湖廣右丞致仕性度雍容含弘縝
密勤己儉約居官廉平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
旨備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兩知貢舉制誥多出其手文章
道德卓然名世號圭齋封楚國文公
張起巖夢臣官至承旨其為御史守綱紀出為廉訪使搏擊豪
強不少貸文章典實豐贍為遼宋金三史總裁
許有壬可用官至中書左丞在朝久事有不便能明辨力爭不

知有死生利害。

宋本誠夫官至國子祭酒兼經筵事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無私篤於友義官雖顯達猶儆然以君善為古文辭必已出峻潔刻厲多徵辭

李好文惟中官至河南平章多惠政文章雄偉俊邁經學尤高

揭傒斯曼碩少貧讀書刻苦三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告老南還起為三史總裁平生清儉至老不易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奏罷豐城淘金戶三百文章叙事嚴整語簡而當詩清婉麗密與虞伯生楊仲弘范梈齊名朝廷制作多出其手諡文安

吳當伯尚文正公澄之孫官翰林直學士江南兵起大臣薦為江西廉使偕參政火你赤兵部尚書黄昭招徠江西諸郡

歹總兵撫建謂南人不宜總兵奏罷之龍興陷嘗戴黄冠者求服杜門不出著書續文陳氏強致之舁床載舟送江州拘留一年不屈而卒考定周禮儀禮禮記三經文章典雅詩清俊決老杜

張翥仲舉官至翰林承旨孛羅帖木兒犯闕命翥草詔削擴廓帖木兒官爵翥曰寧可斷筆不能操以潞國公河南平章致仕長於詩文亦工號蛻菴

臣道第十 武臣

夫兵者凶器也戰危事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兵家之論將曰功而已次以德儒家之論將曰德爲本功次之何謂功攻守城野戰有益於國是也何謂德愛人利物盡忠於君是也古者文武一道股肱大臣出則爲將入則爲相伊尹太公皆成德士也功特餘事耳上焉者功德兼備次則德優於功與其功有餘而德不足不若功不足而德有餘蓋功之成不成在天德之備不備在人在天者不可必在人者可以必功有餘而德不足則成威弄權必多過舉上則人君忌之下則庶士怨之能全忠者鮮矣使其功不足而德有餘則守禮循法必多善行上則人主信之下則士卒附之如是何患焉三代而下爲將者計功不計德任

將者擇才不擇行文武之道於是分裂而仁義詩禮之帥十無二三三代之將孝於親而忠於君勇於義而中於禮崇廉恥遜讓之風杜乖爭凌犯之釁知柔知剛知弱知強可以養心可以脩身可以利國可以便民可以保功可以全名可以居安可以臨危可以守常可以應變進退去就辭受取舍無施不可而期於合理不專詭詐果敢馳騁行陣而已

商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桀不能用而湯舉不後佐成湯伐桀以聖賢之資任將帥之事其用兵也以安民爲心以安社稷爲心非喜戰爭也非貪勢利也非希功名也以至仁伐不仁以大義伐不義

周太公呂望羆非熊之兆聚鷹揚之師盟津之會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專行仁義不尚權謀若六韜司馬法之所陳本末先

後自有序也故功大名顯存殁俱榮福及當年慶流後嗣卓乎
不可及矣
孫武之書十三篇兵法具備武之操作有餘於權謀不足於仁
義能克敵制勝爲進取之圖不能利國便民爲長久之計可爲
春秋諸侯之將不可以爲三代王者之佐也
范蠡用兵智足以應變才足以任重懷堅確不移之志持悠久
不倦之誠能爲衆人所不能爲毅然有立不可跂及當越王之
敗國爲至危君爲至辱蠡能佐君治國撫士練兵深謀密計以驕
敵人觀釁待時而動不僥倖於一勝必舉於萬全以存越興霸
業而復仇雪辱尊周室而令諸侯又能明哲保身知進退存亡之
幾者
田穰苴用兵假權誅寵之術以濟功者苴擢自疎賤人微權輕苴

莊賈一語 [illegible] 愛君何 宜其信彼 以自立威名 [illegible]

姓不信於是誅莊賈監軍因其後期斬之以徇又斬使者僕車之右駙馬之左驂借人之死以立己威威君之令以申己令此乘國危君弱自樹於一時者也豈足以為法哉必如衛青不誅蘇建請于天子者守經常之道以尊主者為是也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嫉臏之賢刖而黥之臏知能料敵不能還其身謀能強國不能衛其足何工於為人而拙於為己禍出不意見賣於友者君子取友之必謹也臏遭極刑隱忍不死陰售其術卒以強齊折衛趙魏以減竈視法斬木出奇斬龐涓以復仇此志士之重其死也龐涓忌才而害人狹怨而滅身甚哉怨毒之不可以加於人也

吳起著書二篇難法為世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百戰百勝闢地四面拓地千里可謂智過絕人勇敵三軍坐於遐陲而守

必固立於行陣而戰必勝者矣然考其行事猜忌暴刻薄德寡恩故所至怨謗隨之事卑而親不克終事豈可以殺非有才無行之不能自全也

樂毅之於燕舉於隣國之使受以上將之任搆諸侯以伐強齊指揮呼吸之間臨淄震蕩而不守奥撤席卷攻其堅城所餘莒即墨耳而積年不拔非欲逆於自王而齊人之言乎何惠王召之背燕而降趙戰國之世士無素守臣無介節投隙抵罅見利而動今日坐國謀議明日操戈相追強則爲逆弱則出爲爲臣不忠爲君失信讒說一搖禍機前激謂非失君臣之義乎

田單之用兵以少覆衆以弱取強方燕之入齊王走夫莒通都大邑望風瓦解單以區區即墨與其鋒而守之猶捧塊土以塞大河危如累卵卒能乘敝而奮誅夷追奔逐亡再造齊國求其

故不過縱反間立神師用火牛三事而已皆僥倖一時非制勝之本也後攻狄三月不克問計魯連連曰昔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今得志而驕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乃厲氣循立於矢下不援枹鼓之急敵人乃下魯連其知兵乎

趙奢之用兵先據北山以解閼與之圍假公子將以遏田單之間可謂名將而其子括讀其書以言兵舉天下莫能當而奢不之許曰兵死地而括易之若爲將必敗其母亡書訟其不可將兵括果敗如父料如母言奢之賢母亦智矣兵事可易視之哉

廉頗爲趙將伐齊破燕戍攻城野戰之功藺相如從會澠池以口舌之勞位頗之右頗不能兩立欲辱之相如退避曰先國家之急而私讎付祖負荊謝罪爲刎頸之交國賴以安天下賢之

禮義人之所同言合禮行當義無不心悅誠服柔能制剛寬能
御褊誠能感誕正可格邪謙可抑驕廉可激貪然可止躁靜可
鎮動此理之常所以犯而不校然後須于不見喜慍比方衞玠
爲賢哉

李牧爲將重國體愛民命戢征鋒蓄士氣侍形而用之不戰而
屈人之兵所謂不戰殺人殺不世謂爲夫於天下後世其居
鴈門享士卒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寇至入保敢捕者斬以此
人無失亡邊得田畜進不求名人以爲怯進而不爭退不避罪
主以爲譎而不辨所以大破匈奴安邦定國彼貪小功以爲激
近効者豈足以圖遠略哉

白起坑趙卒長平四十萬不仁哉區區推與之死焚燬而並臨
之何足以償斯人之冤哉斯人之憤乎此不足論然逆死有遺

恨在天下則不仁。在秦則有功。何應侯忌而擠之長平之勝威震諸侯韓魏大恐遣間說應侯而罷兵。使萬全之功廢於垂成機會一失不可復得故再舉而起難之知其必敗昭王強之而不應遷之有餘言卒致亡命其惡稔罪盈宜其受禍然應侯之心亦險哉始公孫之於吳起郭開之於李牧皆應侯之流也天不功秦有如此者

王翦攻燕趙皆定其地料楚非六十萬人不可取明矣然伐楚也。請美田宅甚衆。或疑之翦曰王忌而不信以國事委我不請田宅以自堅坐而疑我矣戰國以來道德禮義消亡君不君臣不臣以智術相籠以權勢相軋。君逐臣臣背君以為常事所以朝為將相暮為囚奴。朝勲廟廊暮就斧鑕。過秦極矣至於蜀主之於諸葛孫權之於周瑜外托君臣內懷骨肉言行計從禍福

其之兩盡其道也

蒙恬為將勉事所難致怨召禍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築城備胡固善延袤萬里可乎三尺童子知不可也始皇貪慾妄意為之恬諂佞曲從竭四方之力殘萬眾之命欲為求安之謀其可哉又欲深城優游諷曰難為蔭室親謂其智不優於若哉不遇趙高之禍深城決矣一死宜哉

韓信長樂之禍古今共惜謂不智耶隱忍跨下以就功名勇而能怯者至怏怏怨望羞與噲伍智安在哉謂不忠耶距武涉蒯通之說感解衣推食之恩不忘君矣至握陳豨手圖內應忠安在哉蓋其智與忠非純也方破楚請為假王會固陵負約邀地非赤心以事君天下既定南面稱孤權勢足以為亂高祖雖大度胥置而不問乎故告變之書上而雲夢之計舉矣信於此時

能責躬引咎杜門謝事優游恬淡猶可全晚節而保令終乃於
網羅之中欲投風塵之隙卒及夫禍智與忠不足論也
周勃為將取碭虜章邯定三秦畧楚地多戰鬪之勞為太尉
以一節入北軍倡左袒之師誅諸呂而安劉氏有安社稷之功
非況享有謀之士而文帝竟使之下獄眞少恩哉
王陵受母訓背楚事漢可謂智矣誅呂氏毋王諸呂存安劉宗
可謂勇矣此其節之大者若戰勝攻取特餘事耳豈敢縮著拘
章可及與眞特立獨行大丈夫也
樊噲當項羽入關勢暴於秦沛公會鴻門事危於趙范增舉玦
而謀已成項莊舞劍而禍將及噲擁盾直入不震不驚摧項羽
之強鋒脫高祖於虎口扺嶢關陵伐章邯李由趙賁項籍得郡
六十其功大矣然黨呂氏誅趙王如意高祖欲斬之幸宮車晏

駕免於誅戮而早終不然必預呂氏之禍
周亞夫堅壁細柳以軍容見天子之尊深壁昌邑以持重挫吳
楚之師得將軍之體爭栗太子不宜廢諫侯王信不宜侯論
匈奴降王不宜封守正不阿得宰相之體卒以憂死雖景帝過
於嚴急而亞夫挾震主之威事君無禮自貽伊戚何足怪哉
韓安國智略過人足以當世取舍事梁孝王吳楚反孝王使爲
將安國持重故吳楚不敢過有將帥之才坐法抵罪獄吏辱之
後用不以爲仇有長者之風與王恢論匈奴以言擊之便安國
以爲勿擊恢無成功而自殺有過人智略惜不能引用應士而
貪嗜財惜哉
李廣勇略天下無雙為邊吏二千石匈奴畏之號飛將軍才氣
大過人矣自結髮與匈奴七十戰終無尺寸功以封侯何哉然

御軍無節制軍行無部曲行陣不擊刁斗幕府省文書自便雖然廣雖無節制而勇略過人武帝不得盡用雖爲將陰令大將軍使不得當單于所以其才之不盡也

衞青凡七出擊匈奴斬首虜數萬級取河南地爲朔方郡票騎將軍

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斬首虜後多於青漢興諸將無出其右者將封侯姻聯外戚得恃得君未聞薦一賢士蘇青爲言青曰招賢人主之柄若唐裴行儉郭子儀所薦辟居多皆至將相天下稱之曷嘗有竊柄之譏哉此衛霍出自卑微不知尊賢禮士宜矣

李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虜七百萬騎接且戰且引日數十合衆寡之數既殊主客之形亦異陵雖善將安得而

不敗哉陵世爲將兵敗而死宜然乃偷生降虜戮及宗親禍貽
朋友何爲者哉
趙充國以老臣任邊將經營圖畫至謹至重阻用兵深入之議
畫屯田便宜之策以爲勝之未有得福敗則或爲禍惟在我所
係甚重故發也不可以輕長驅遠馭漸以歲月初皆譏其遲緩
坐失事機終爲士卒不勞而寇戎自破兵得中國御夷狄之術
而從中興名將屯田足食可爲萬世備邊之良法
辛慶忌雖無設施亦無非其顯効不過從常患之戰以著名迹
不過見於邊郡之守至於爲左右將軍愛經邊任亦無戰勝克
敵之奇功如頗牧衛霍王鳳稱其名將威重可居柱石之任何
武稱其謀慮深遠宜在爪牙之官蓋慶忌名臣之後通兵事仁
勇得衆使臨敵必勝必成大功遭世昇平夷狄內附兵革久寢

故無顯功然忠節不可及帝欲誅朱雲慶忌叩頭流血救免猶張禹福貫湯戕之直言慶忌之謂也

傅介子當樓蘭陳爲匈奴間候遮漢殺使悖逆之理取雖中國爲日固久而未有以制之介子奮發銜命出使不煩師旅而斬其首還聖闕下以驚動諸夷取封侯之賞雖一時之奇功非所以爲漢計小國有罪當陳兵明致其罰而乃誘以金帛詐而殺之與刺客姦人無異可羞也夫

陳湯爲郅支單于囚殺漢使傷威損重天子震怒欲誅恐勞民動衆以而未發湯與甘延壽矯制發兵決策深入其國屠三城斬郅支首併閼氏名王千五百人以示萬里明犯漢者可謂能雪中國之耻而成駿功劉向稱其可方方叔吉甫而石顯以其矯制不賞惜夫

馮奉世當漢宣之世，形勢已成，嚮義以西者絡繹道路，背或稽誅，
禍可勝言。命將出師，未必能免，就使必克，所得已多。奉世忠義
奮發，乃矯命以節書告于諸國，發兵不費斗粮，不竄一旅，招
其城而斬其主，收安邊勝敵之效，以功補過，宜膺上賞，蕭望之
沮之，可以爲長太息也。

班超仲升，有大志，勤苦而辨。涉獵書傳，在西域三十一年，招降
附五十餘國，邊將功名無出其右。及受代而歸，告魏尚曰：塞外
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故徙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
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辨和，宜蕩佚簡易，寬
大過，總大綱。尚以爲無奇策，所言平平，而後果敗亂。是超能
於邊任而收功絕域者，以此變矣。寬裕有容，常得衆心；褊急而
察，常犯衆怨。得人心者保安全，犯衆怨者及禍患。討如關張，恩

不免況魏尚乎

鄧禹爲人深沉有大度內而文明篤行淳備初見光武說以恢復帝業王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其知慮卓然乃授命西討師行有紀望風迎降衆號百萬停車勞之莫不感悅關河饗懷赴如歸思漢之心固不可解非仁義之將乎嘗自言吾將百萬不妄殺一人後必有興者卒之明哲保身雲臺畫像子孫番衍貴寵與漢始終子訓騭爲世濟厥美其守邊非惟士卒愛慕羌胡亦相依附非負生慕死而追思其恩信及人如此

寇恂爲人寬厚長者守河內常有可任之稱守潁川民有借一之請破蘇茂而收其[illegible][illegible]用文而降其城建立奇偉猶可也至於丞賈復之[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或以方廉藺非也相如徒以口舌之長短攻城野戰之功詎不下於復復有過不知自咎反以怨

恂其曲明矣恂推誠下之兆賢於冰煩乎其君臣之間保全名節也宜哉

馮異性謙退與諸將遇引車避道敵吏上非交戰常行諸官後所止舍。諸將坐論功獨屏樹下。稱大樹將軍破邯鄲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願屬焉恂匹之撓不敢自伐爾書旌之其征西也被荊棘立郡縣誅除群盜懷來百姓出入三省上林成都有非常之功久於其任有言其專制擅殺稱咸陽王光武以章示異異皇恐稱謝詔報曰將軍於國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以異之謙退帝之親信尚如此況表猜忌有釁隙者乎

賈復有折衝千里之威敗青犢於射犬破五校於真定先登深入身數被創會議擊偃率然請行意其勇捍果敢之人未必達

用舍進退之禮及天下既定知光武欲偃武脩文乃與鄧禹劉
甲兵敦儒學就第闔門授易講經群臣共薦宜爲宰相帝雖不
用而無怨者非達於進退用舍之禮者如是邪可謂終盛衰治
亂之端審盈虛消息之運用則行舍則藏進以禮退以義從容
委蛇動中天理視李靖之老而鼓勇不知止足者爲有間哉

史鉞卷之十二

臣道第十一　武臣

吳漢勇鷙有謀略剪敵平蜀之舉仍爲最優每從諸將征伐見陣不利或惶懼失度漢意氣自若沈毅有將猷國之器任朝廷斤斤謹質形於体貌得於司馬法云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在軍抗以立在行遂而果者歟所以自建武世常居上將帝終始倚之古之賢將知柔知剛知弱知強出臨關鉞凜然人望而畏入居廟堂退然若無爲者漢是也

岑彭爲將屢立大功伐蜀首破荊門長驅武陽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勢若風雨所向庇從公孫述以杖擊地驚之爲神平蜀在食頃耳刺客戕之豈真地名彭亡有證而數之默定乎由夫行陣

無倫時之偶然耳大抵大將臨戎貴於持重如周亞夫趙充國皆良規也夫人之敢死貴審所處戰死行陣守死城郭任國死社稷死得其所若彭之死特輕敵賈禍耳深可為戒

耿弇為將光武謂其功比韓信昔韓信見高祖論項羽其強易弱謂三秦可傳檄而定弇見光武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高祖之漢中光武之舂陵國至小兵至弱群雄之踞張堡壁連城諸邑未知雌雄二將俱期必克非徒言之行之迄用有成無一不驗非大智過人弇初建策光武不能必弇獨必之平郡名城未嘗少挫亦大智歟

耿恭守疏勒以一孤城當匈奴數萬攻圍之逾月踰年心力困盡以致鑿山為井煮弩為糧所余吏士二十六人而卒全智勇不

爲漢恥誰能爲之夫論人之行事不貴其易而貴其難不貴其
暫而貴其久蘇之危逼困苦遠在萬里無人之境而區區之誠
堅於金石非要之於君徼譽於人非希榮於當時求聞於後世
以義重於生故舍生取義有死無貳非曠世特立大丈夫能然
乎蘇武是也

王霸之討周建建與蘇茂合兵攻馬武武呼求救霸閉營固守
示不相援已而將士斷髮請戰因以精騎夾攻而茂建敗走乃
王翦伐燕田單守即墨之法夫兵無常強亦無常弱兵無皆勇
亦無皆怯強弱勇怯之權制命在將以恩威賞罰而使人必開
以利害諭以禍福鼓以號令感以誠意使人鬭者扼腕頓足以
前生爲榮退生爲辱如此則弱可強怯可勇銳鋒所向孰能當
之

咸宮馬武從光武誅暴亂受封爵感會風雲勳功帶積天下既定。橐弓臥鼓而鷹揚虎噬之志，囂然不已。智勇之士，各思展謀奮力撫劍抵掌請征匈奴將喋血幕南收功無窮而光武以仁聖之資啓中興之運悼斯民之塗炭親拯救而撫摩之遣馮異戒以不略地屠城。岑彭告以發兵頭髮皓白。務息黔黎從尚汶業抗章北伐。詔引黃石柔弱之說。夫將帥不武則國弱帝王黷武則民殘兩得之矣

馬援方建武初。天下雌雄未定。援遨遊隴蜀之間與隗囂共臥起。又與公孫述同里閈。皆得以封侯將軍之位。常人孰不利之援一見光武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帝王自有真命脫然相從。不復反顧其懿去隗獨事光武智也欲取邊地以馬革裹屍勇也。西破羌戎南平交趾功烈盛矣而不知止據鞍矍鑠以

求邊功寧取夫敗惜哉

祭遵無大功名不過北平漁陽西距隴蜀未登坻上攻心賀陽而已然小心廉儉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物身衣韋布夫人無彩飾光武以是重焉生榮死哀思慕不已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乎非有德曷致此哉若文武一道股肱大臣出將入相伊呂皆盛德之士功特餘事耳若楊素賀若弼侯君集非無功也其德行何足道哉遵之取重於時君士卒者以其有德也

竇憲當永元之間以后兄秉政憲本貴戚世家之子將略非所長以得罪懼誅求擊匈奴以自贖死命所將若旅遊輕之師不及向之十一而追奔皆落之虜飲馬北鞮之曲濊貊之區落變老上之龍廷勸功燕然光照萬代何與以匈奴之弱衛霍驃騎之

不足至於衰弱賛盡攻取而有餘者為可為之時乘可乘之勢力半而功倍將若可為為之勢未可乘乘之用力多見功寡

也。惡何足道哉。

虞詡東都儒將於國有勞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愧者為朝歌長殺賊數百其中何能無冤此二十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也。夫白起為將有大功杜郵之禍引劍將頸曰我何罪於天至此趙長平降卒四十萬人我詐而坑之李廣結髮戰匈奴白首不封侯語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詐而殺之恨者如此夫三子濫殺不辜而能悔罪惜其追咎者晚矣

皇甫規議論諤諤挺然傑出於一時及為度遼將軍乃薦張奐自代請為之副不推賢而推能且以其位授之不推授之以

亂

但且身下之戮力協濟軍務而無猜嫌之念人所不能古人所
未之聞也若鮑叔之於管仲蕭何之於韓信能為賢也夫為將
者修負氣以自高挾才以自任務各擅而不以與人擅功名恐
人斬己若龐涓之忌孫臏王渾之嫉王濬彼何人哉規之罪人
也

皇甫嵩提數萬新募之士卒指顧而清群辟冉舉而定王國圍
陳倉不與戰遂收全勝古名將不過也特董卓為副既被委兵
而懷姦逆命或勸嵩誅之以專誅為嫌不敢發卓挾權懷憾或
說嵩奉天子仗義討逆嵩迄不從甘受厖口幸免吞噬而威名
掃地矣卓之亂逆天下共誅之孫堅猶舉義嵩荷重任權卓猶
拉朽畏怖窘辱祈哀乞憐可恥矣使卓流毒海宇卒亡漢祚皆
由嵩優柔不斷長惡縱毒以致然歟

張遼以步卒八[illegible]人破孫權一萬衆決策於未戰之前蓋權所將皆吳卒利水戰而短於攻城野戰且恃衆輕敵所以取敗夫合死之守孤絕無援力戰則死遼以驍勇倡先伺敵不意致死所以爲勝初遼與樂進李典並將操出教與護軍薛悌約臨期開之則曰張李出戰樂守城薛無與戰遼遵之捷由樂薛二人怯張李二人勇隨才所宜所以克敵遼雖勇冠一時非操指授不能也

司馬懿號爲知兵始討孟達於上庸復征公孫文懿於遼東長驅征討所向克捷及諸葛對壘相持堅壁寧以巾幗終不出人以爲怯蓋懿料亮以孤軍千里饋糧勞而難久故持重以老其師畜銳待斃卒而死不然隨其計中諸葛亮司馬懿皆人傑也晚節末路遂亮以忠順勤勞蓋終如始懿以專權恃勢見利忘

義視孔明猶鴟梟之與鸞鳳不可同大類也

鄧艾仕魏踐履中外訓兵力農所至可紀譬終如始足稱名臣偶以平蜀之功遂貽滅身之禍何耶觀其鑿險長驅深入役不踰時戰不終日破累世負固之國功非尋常尚使崇謙退之風守恭順之節戒專擅之私防僭越之嫌請命天子振旅而歸則功成名遂怨何由生難何由及乃輕舉妄發而莫悛鍾會與艾同西征承制封拜不嫌同列也焉得不招怨乎

關羽揮蓋策馬刺顏良萬衆中絕倫逸群號萬人敵可謂勇矣卒至敗亡蓋由輕信寡謀貪利忘遠矜己傲物犯衆怒失人心孫權遣荊州羽逐其長史為子請昏又罵其使權切齒刻骨而羽恃勇慮不及遠信呂蒙之詭計陸遜之甘言虛內外功襄陽未下而江陵已降道盡途窮父子就戮且為主將不懷人以恩

糜士芳死既怨且懼吳兵一動二子從之衆叛親離投死無所可悲也夫

張飛與關羽誼猶弟昆同事先主驍勇絶倫號萬人敵釋嚴顏於俘虜破張郃於危難然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謾撾健兒刑罰太過致張達范強之怨望罹殞身之禍勇何足恃哉

張奐初舉賢良操行廉潔統領將士威化大行先諭東羌擊南匈奴烏桓休屠俱叛燒及軍門奐堅壁講習自若以計破賊退虜遷度遼將軍降服東羌却其賂遺皇甫規自謂才不及奐舉奐代將而為王甫所譖陷以黨錮終老于家天不祐賢如此非不欲平治天下乎

段熲習騎射尚游俠輕財尚義好古學舉孝廉擊鮮卑破西羌征東羌百戰百勝發旗斬將俘獲首虜牛羊駝馬四五十萬頭

服御淡素與士卒同甘苦其功烈莫大以日食自劾有司舉奏收印綬陽球奏誅王甫并熲就獄飲鴆而死于閹臣姦禍延功臣漢所以亡也

朱儁爲將平交趾討黃巾破趙洪咨謀偉策出人意表豈功盛烈超絕古今且尚義輕財脫會稽太守於厄拜將封侯保令名以終可謂奇男子矣

徐晃從曹操破邯鄲降易陽平馬超敗關羽操稱其長驅突陣全勝破圍軍令嚴明行五壁肅功踰孫武穰苴有周亞夫之風蓋晃御軍有法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故戰無不利不爲矜夸常曰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真才德兼備者歟

李典爲將德量寬弘智謀深遠從曹操擊高幹通水道劉備侵荊夏侯惇拒之備燒屯去惇追之典曰無故而退必伏兵惇渫

敗與留守其部曲宗族三千餘家請從魏郡孫權圍合肥張遼
欲出戰與典素不睦恐不從典曰國家大事何可挾私怨忘公
義與遼破走孫權典好學崇儒不競功敬賢待士恂恂若不及
人稱長者其馮異之儔歟
諸葛亮遇先主三顧禮勤一言道合於是開心見誠陳力就列
仗義收兵因權略地結吳抗魏擁蜀稱漢策疲散而當強敵勵
僻陋而啓雄圖三分之業自亮成之生而蜀興歿而蜀亡係命
於己非有英雄之才而能然乎以節制治兵以信義行師以漢
室興亡爲己任以生民塗炭爲己責擒孟獲而不誅志綏遠人
拔祁山而不貪志混寰宇至於用法公平爲政明信李嚴廖立
被罪無怨身死之日泣涕野祭遺愛在人眞仁人君子乎感公
己之遇竭匪躬之節受遺輔幼精誠貫乎金石大義感於神明

內揔朝綱外專戎律上下無怨竭瘁鞠躬非忠臣義士乎古今

稱其王佐之才無以加也

魏延可謂鐵中錚錚爲先主語距曹操而吞其十萬之衆又欲得萬人間道入長安與諸葛亮會潼關志氣豪邁若有爲者惜勇而無義斜谷之役新喪元帥義當協和將士共國難而後私讎乃肆其褊心與楊儀交惡爭睚眦之怨蹈叛逆之誅怒激一時禍流三族孔明既歿諸將皆無出延右使容忍謙遜何患功名不立哉寡識淺謀自貽伊戚平日勇敢爲破家殆身之資矣

吳周瑜當曹操伐吳衆懷猶豫羣臣皆議迎降瑜獨定大計度操部水軍百萬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願得精兵三萬破之以片言決與王之策以偏方抗天下之師卒走強敵開拓荊土非明斷能然乎至其議縱劉備不資其地又欲西取巴

蜀而并張魯北據襄陽以蹴曹操權當出人意表使究其志未易量也雖天奪其壽中路隕殁其一舉而鼎分三國功名之奇豈於無窮烏乎盛矣

魯肅初見孫權一見便語便立帝王大略建議伐劉表據荊楚之衂宣言說劉備共為犄角之勢又曹操南來莫不披靡獨排斥群議為周瑜任事一戰定覇實謀出魯肅遂成其名其失者勸權割土地與劉備而機一失終為劉氏所向使如周瑜之謀吳魏當南北中分無鼎立之勢何肅之巧於料操而拙於知備所以不及周瑜也

呂蒙為吳將初未知名孫權喜其頴悟勸其就學蒙篤志不倦後聰明進智謀傑出誘降郝普襲取關羽欵晝謀策權稱其可次周瑜而勝魯肅美其能克己有國士之量三國人才如諸

葛亮孫武周瑜陸遜皆學識博洽議論弘偉家逐少將與彼有
膽而已使其不學亦曾等伍耳豈足立功名不朽哉此學之一
事人患不為為之必得家之謂也
陸遜知兵勢識傳記其為將號多智略周瑜魯肅之亞初鎮陸
口密鄰關羽謀破尊奉之羽墮其計因取南郡劉備復取荊州
遜相距八月卒畏成算以收儁功備敗走諸將欲追之遜決策
還坊魏人乘弊已而果然僻有一方抗衡二國屢勝少敗曹操
劉備俱失之輕舉而敗遜佐權專固保疆境以自封殖不勞民
動衆殉事所難為國長算所以不敗三國之良將也
陸抗奇謀遠略有祖父之風步闡之誅威如敵國又與羊祜講
信循時務敦信義以寧疆埸晉雖強盛不輕南伐抗之經畫不
屬中原上賦管暫息進取之規然當上民之力觀釁伺隙焉免

悔吝可謂知彼知己審強審弱盡用力之利病及病且死復論西延建平宜增精兵固守後王濬東下果如抗言三國中分吳最永世諸將繼歿抗獨後亡天假數年晉人豈得而至哉

羊祜初督荊州墾田殖穀以實軍儲據險築城以殺逆偷不邀近功不貪小利務以恩信懷柔初附每與吳人交兵克日乃戰不為掩襲不進詭謀飲以醇酒使不泄言軍行吳境割穀計所得還之化行江漢吳人悅服及卒吳人號慟吳士亦垂泣建碑立廟祭享不絕仁德所感如此力排群議決大策舉杜預王濬以平吳皆祜之謀世言為將無用仁義專以殘忍暴刻詭詐反覆為事何足道哉

杜預平吳之功半祜發之張華贊之杜預成之初請師期帝意未果表陳大策指授群帥徑造秣陵役不浹辭而平吳預之料

敵制勝晉之韓白乎。得君得時得權得機四者悉會何所往而不立功成之後從容無事雍容相以全偉將自名。是乎介胄者利者世稱儒將名德俱優賢矣哉

王濬之伐吳駕舟師順流而東千里應機投隙之會間不容髮直搗其壘乘勝納降得為將之要兼用其之術人功漸新孰能掩之王渾褊心構加誣謗濬竟自明理固宜耳凱還之後進見之際敘其功勞陳其冤枉忿恚不辭而出失朝廷之禮乖臣子之儀焉得而無罪哉晉君亦非也當明其是非正其賞罰何至加以重罪國憲朝綱紊亂如此可勝嘆哉

馬隆涼州之役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用鹿角車為營路狹為木屋施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遂以克敵李靖謂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

部伍。三者沒用。得古法矣。夫先王用兵。本以仁義。惜人力。重人命。戰以車爲陣。止以爲營。器甲糗糧於此乎載。人得休息。以佚待勞。不求大勝。亦無大敗。進則速奔。退則固守。以爲萬全計。豈後世以詭詐之術而取勝。無仁義之心哉

周處負跅弛之資。爲鄉曲患。與猛獸長蛟同爲三害。既而悟遷善。遂踐蜀從。卒爲忠臣。西征。母老難行。處曰。既背君父母。安得而子。梁王欲逞宿憾。授兵五千。使當先驅而絕後。力戰終日。斬首萬計。矢盡無救。左右勸退。處曰。此效命之日。何退之爲。諸君負信。勢必大振。大臣以身徇國。力戰而歿。訪往襲其任職。致身見危授命。執德不回。夫處始貽患里閭。庸人並偶。終爲忠國。舉世難能。非崇德從義。過而能改乎

陶侃爲大都督。擊破賊張昌杜弢。討斬王機。蘇峻反。與溫嶠更

亮斬峻機鑒神明初守廣州朝暮自運百甓諸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後都督荆州梁雍諸軍。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援引疏遠一無停客。云當惜分陰勤志如此。絕老莊浮華之言投參佐蒱博之具奉餽力作者雖微物必喜持稍爲戲者小過必懲百姓力農家給人足。在軍四十一年。人稱諸葛。行事得失雖相卞。未爲盡純以勞之節

古人撫過

周訪擊斬江州華軼。及蜀將張彥。討平江沔賊杜曾斬之。有大勛才名威望以附況等而賦性謙虛未嘗自伐或問故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何功之有。使人臣如此豈有僭逆哉。凡人有大功必內懷僭假之心。外逞驕矜之色。少不如欲怏怏隨之。若王敦恃功心懷跋扈剛致犯闕孫戎陷于大逆魏信陵君殺晉鄙

捄趙。破秦。王郊迎之。唐且曰。事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德於我。我不可忘。我有德於人。不可不忘。君殺晉鄙。捄邯鄲。破秦兵。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見趙王。願君忘之。真長者之言。訪得之矣

史鉞卷之十三

臣道第十二 武臣

謝玄為將苻堅擁百萬之衆長驅而南謂投鞭可斷江流克敵易於振槁一旦指授乘方軍首陣動玄以八千之卒蹂踏而殲夷之鼠竄兎伏僅以身免昔之俘囚降虜爭起而覆其國堅之此舉猶富家之子傾囊竭橐操萬金與市井搏徒擲以决勝負無大得敗喪萬金玄之籌策適天方祚晉玄舉揚越輕散之卒拒秦涼百萬精銳之師事雖偶然其亦英偉傑特周瑜之亞歟

王猛蝸蟠布衣冀苻堅之一言君臣相得感會風雲縱横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為將則循名責實行法則信賞必罰國富兵強戰勝攻取犬羊之秦致升平之治人方之諸葛其勸堅勿為晉圖而卒敗言鮮卑之必為患而卒亡秦夫秦虎視一世主

地甲兵十百於晉重以堅之英偉誰與爲敵慕容垂籠中之鳥耳猛於永訣深以爲慮後果如所言何其明且審耶而狹斗筲之量報睚眦之怨設怨謗之言使樊世期被戮視佩刀之贈携慕容之子出奔此其短也

檀道濟西平姚秦北却元魏真一代之驍將卒以威名過重見忌於時文帝猥聽義康之謀無故召而殺之自是魏有鐵馬長江之志謂吴子輩不足憚頻舉南發遂至瓜步延敵覺境雖悔何追使文帝如光武道濟如子房明良相遇豈至此哉道濟以威重須身三路之書有補於世爲將者不可不究此焉用以立功用以保身予疑有之然道濟其未之知歟

王鎮惡當宋武乘興圖關中鎮惡爲軍鋒自河入渭泝流而進風馳電擊遂克長安可謂一時之傑千載之功文帝不能推誠

委任共濟大業返顧江左引兵遽還留鎮惡副其子義真又與沈田子為後言啓其嫌隙卒為夷滅鎮惡及禍而關中復失夫人君選將求天下豪傑以任之然負蓋世之才者必見忌於衆懷兼人之畧者必見嫉於人重以權利之相挾勢位之相軋讒毀之所由生怨憤之所由積有不可勝慮而不可勝言者使鎮惡推功而不居武帝推誠而委任則君臣兩得矣

韋叡將兵伐魏一戰而敗之魏用鍾離兵百萬騎將萬餘連城四十里叡結車為陣射以強弩貫楊大眼臂馮道根裝大艦如水軍因風縱火焚其營柵魏師大敗死者十萬斬首如之俘數十萬曠世盛舉可方周瑜謝玄以南方之長乘北方之短善用兵者也夫伐國闢功不用其長以乘彼短又不伺敵之間隙善而後動鬬之浪戰其能取勝亦幸而已矣

崔浩博通經史玄象陰陽曉兵法多奇謀自比張良伐赫連昌大獲蠕蠕虜數百萬擊滅薛永宗滑北賊無一不勝誠一代之傑然遘犬羊之國事虎狼之君恃才席寵專制朝權不知進退昧於事機用冉閔郤標之言刊立國史以彰直筆謗口一騰罪罟四布僚屬青史駢頸就誅貪求虛名裁成宗禍其謀畧成功可方子房其明哲保身則不可同日語矣

慕容恪皝之子也深沉有大度容貌魁偉善經綸世務皝授之以兵臨機多奇策鎮遼東著威望高句驪憚之皝卒輔儁累戰有功儁寢疾屬以大事儁之世總攝朝權初晉聞儁死曰中原可圖桓溫曰恪存所憂方大誅慕容根中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而虛襟待物咨詢善才盡心孝養爲將不爲威嚴專尚恩信務大略不拘小節防禦甚嚴終無喪敗

王僧辯學問該博明左氏傳雖學不窮申而有凌雲之志侯景反潛兵討之大破景兵入據石城景走湘賊陸納破衡永僧辯討之賊大敗湘州遂平初與陳霸先同事梁同建軍功霸先欲搆逆謀忌僧辯執己以罪誅之烏乎忠義之士每見嫉於亂逆之人可為世道慨

于謹負經濟之才值艱難之運首建都關中之策滅陳江陵之謀擊敗陳神兵殺降蠕蠕斬梁主勛業既隆寵任彌篤而事上益恭勵己益遜單騎出入深戒滿盈常恐傾覆率以明法為國元老全節始終人無間言教訓諸子務在謙退後嗣蕃衍顯榮周魏之臣鮮能及者抑謙謹之效歟

韋孝寬為行軍元帥齊神武傾國西入連營四十里苦戰凡六旬士卒殺傷十之四五城終不拔自言生為男子不為降將軍

鎖其子衆至城下。臨以白刃。協其降。孝寬慷慨激烈。人皆感勵守死不回。方齊師來攻。起土山。鑿地道。造攻具。四面並進。孝寬隨機應變。咸拒破之。其全勝獨克。出韓安國之守梁。張許之守睢陽之右。真良將也

斛律光多智謀。有膂力。周賊入寇。擊敗之。破韋孝寬。忠武雄狀威加敵國。齊之關張也。不幸立於昏昧之朝。與群不肖共事。讒語毀於內。謠言間於外。禍若發機。一旦屠戮。周武聞之。赦其境內。再舉東討。遂以平齊。嘆曰。此人若在。何能至此。夫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無罪而殺忠賢。鮮不敗亂。讒間能覆邦家。可畏哉

長孫晟有膂力。有將才。其圖突厥。謂玷厥兵強而位下。處羅侯姦多而勢弱。阿波首鼠。惟強是與。交遠而攻近。離強而合弱。使其首尾嫌猜。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衅討之。可一舉空其國。隋

文帝用其計遣使出聘突厥諸部果疑攝圖將四十萬騎入寇
玷厥引兵遂還既又阿婆內叛染干外從自是北虜衰矣夷狄
之性暴而寡恩而好殺貪而嗜利無上下之禮無君臣之義
自相攻伐禍不及中國因間討之民蒙是矣

楊素少而倜儻不拘小節文武全才議論英發謀略淵深重膺
閫寄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泛舟東下則金陵失險擁騎北伐則
沙漠清塵考績策勳無出其右若守以忠信行以仁義古名將
無以加焉恃其縱橫專尋智詐阿諛事上巧詆害人營造離宮導
君奢侈發於廢嗣措內傾危卒使社稷丘墟海宇板蕩其御軍
雖嚴將戰輙求人過斬之流血滿前言笑自若殘忍暴酷若是
以才勝德真小人之雄者也

宇文憲性通敏有度量文帝欲任諸子出鎮憲請行年才冠弱

於撫綏留心政術聽訟如流齊人入寇敗之拔河陰二城攻克晉州破洛汝克幷州馭兵有法摧鋒陷陣爲士卒先齊人憚其勇略討齊信都一鼓而拔禽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莫大之功讓遜不伐以孝友著稱眞良將也

韓擒虎其平陳也渡江如夷坦途陰阻曾無璵滯王濬平吳猶假舟師之利順流東下擒虎直以精騎五百爲諸軍先襲采石而陷金陵何其神哉其智非過於魏武其力劣於符堅以陳攻齊亂群小擅朝上下乖離無鬭志諸軍並出敵受牽制故得乘時取勝使其寶如孫權將臣如周瑜擒虎孤軍深入救死不暇所過之時適然耳非良法也

賀若弼自負可爲大將禰其器小而志傲有才無德效醬燕之用可收狗功失駕馭之權必爲戎首弼之進用高熲所薦平陳

之後深自矜伐求爲内史又求僕射及相楊素銜怨望下獄帝數之曰子有三心大猛嫉妬心自是非人之心無上之心因踈斥之不用煬帝之世卒以誅死豈忠良之臣哉孟子曰盆成括小有才未聞君子之道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弼之謂歟

史萬歲討南陵夷爨翫入朝萬歲納其金寶舍之而還後翫復叛弼治其事得實高祖責曰爲金放賊重勞士馬者朕意也因欲誅之高平進諫而免後竟得罪其貪至是乎爲上將享厚祿率三軍之衆征萬里之夷功成名遂何求不得反貪賄賂欺君縱叛一何愚哉馴致刑戮宜也

趙王孝恭討輔公祏祏將發杯水化血大爲不祥左右皆失色孝恭自如曰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水乃賊授首之祥孝恭可謂能治其心矣使心無主或惑於妖怪則軍氣沮喪

安能克敵哉劉裕追盧循壓竿折播沈水衆懼裕曰往年旂竿折而勝賊攻柵而進遂敗盧循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竟破朱泚夫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妖不勝德非心治於內者能然乎

李靖才兼文武唐室初造受命為將兵鋒所向戰無堅陣取蕭銑如拾遺摧公祏如振槁海內既定賈餘勇以征四夷北平突厥西破土谷渾長驅深入莫敢誰何酋豪心殞膽落效死不暇使唐之威令雷動風行際天所覆悉為臣妾一何盛哉與太宗問荅前代之興廢古人之得失中國之事宜四夷之情實兵家奇正分合之術韓騎營陣之法粲然畢舉是知太宗之有大為之君靖為不世出之將整軍振旅建大事功者豈偶然哉

李勣從太宗平竇建德王世充復專閫征伐四方克突厥而破

高麗勳烈赫然與李靖齊驅然其祖孫所不背宗社以爲純臣
可託大事剪鬚療其疾解衣覆其醉遂以孤幼都督晉王爲立太
子冀圖報効高宗宮性易惑尊繫安危遂良無忌死爭而猶豫
取容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人遂立武氏斲削唐室幾至淪
胥亡若是蓋勣善將而已託三尺之孤臨大節不可奪非勣
所能太宗謬於委寄惜哉

尉遲恭驍勇絕群躍馬刺雄信勒兵誅隱太子可謂虎臣國之
爪牙矣後侍宴慶善宮怒班居下任城王道宗解諭之擊道宗
目幾眇太宗責之曰朕嘗怪漢高待功臣少有全者今視卿所
爲非高祖之過恭始懼自戢終不及禍太宗可謂能駕馭英雄
恭則能折節悔悟後之爲將者可不戒哉

蘇定方凡滅異域三國皆生執其主可謂良將矣然非因時乘

務能爾邪唐興制兵以府養馬以監兵精馬良天下無敵重以太宗神武驅策英豪而任用頡利控弦百萬蠢然輕視中國不數年擒至闕下雷掃風除部落為虛既而西平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天戈所指必勝必克兵力之雄逺出秦漢後嗣席其餘蔭得以坐制四夷英偉之徒既老且死而諸將偉然爭奮發取戎捷於塞外如劉仁軌裴行儉郭待封李恪王方翼薛仁貴程務挺者十數輩非特定方而已兵家貴於知強弱虛實為上也

薛仁貴方太宗之伐高麗仁貴恃其驍悍欲立戰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疾呼而馳所向披靡帝見而異之賞賚除授既優且渥謂不喜得遼東喜得勇將太宗其善駕馭英雄乎果以三箭定天山為唐虎臣非仁貴之勇而有立乃太宗能

用之也夫勇如仁貴而不遇其主者何限李廣之於文帝魏延之於諸葛皆知而不用用而不盡其才人之勳也有幸與不幸也

裴行儉擒郅支而降遮匐誘伏念而縛溫傅兵略優矣其知人之明御下之恩非賢者不能也夫大將知人最難用人不當必喪師而誤國行儉所引禆將如程務挺王方翼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皆為名臣何其明邪嚴猛剛暴武士常態至或賊殺無辜用以快意者有之行儉不然朝廷賜駿馬珍鞍令史私馳之馬蹶鞍壞懼罪而逃行儉招還不加罪又宴蕃酋將士出外域珍寶軍吏碎瑪瑙盤叩頭流血行儉曰爾非故也色不少吝何忠恕邪宜其得人之心服

郭休璟舉明經高第授銀臨戎所至底績為武威金吾二衛大

將軍西破突厥烏質勒為諸蕃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侍璟與宰相計議不少既而邊州建請屯置保壘如其策后嘉其練知兵事擢參知政事後為安東都護荐歷邊任自碣石逾四鎮綿地萬里山川險阻障塞之要皆能記之使吾中運籌於用兵行師寧有遺策而罔功乎可謂文武全才矣

張仁愿為朔方總管以拂雲祠在河北地形惟勝控扼極會突厥犯邊必禱於祠而入寇因默啜西伐乘虛築受降城六旬三城就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損歲費減兵以此知守險設備如陸贄所謂脩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練卒劉貺所謂堅守無與追奔寇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寇為羙計務決戰則勝少而敗多矣

王晙第明經爲桂州都督吐蕃寇臨洮晙擊敗之俘獲如積矣厥黠啜被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晙料以三策惡置淮若河南後又討平蘭池叛胡賜以宮人不受曰臣之事帝猶父子詎有常近閣掖而臣子敢當乎晙氣貌偉特時謂能虎而知君臣大義其賢矣哉

郭元振少有大志爲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有衰服叩門求助葬五喪元振舉而與之無少吝一不問名氏上疏言吐蕃乞和之利突厥吐蕃寇涼拜元振涼州都督撫練士卒興闢屯田撫綏夷夏欵塞請和烏質勒死其子娑葛謀襲元振元振堅壁不動翌日吊哭甚哀爲治喪事娑葛感慕入貢其謀畧淵深行義仁恕有文事武備者元振兼之矣

王忠嗣方玄宗之世海宇承平邊臣爭欲生事夷狄以固寵擅

忠嗣獨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國力以幸功名議取石堡城謂所得不酬所失帝决意攻取忠嗣勉強出軍李光弼諭以啓說受禍之語乃曰吾固審得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審爲國豈忍以萬人命易一官哉終以此忤權要至貶而不顧自古將帥未有能操是心者其謀國也忠愛士卒也仁而以身任其禍後哥舒翰攻石堡城士卒死亡略盡忠嗣又言安祿山必反李林甫惡之抵以死罪而祿山作惜哉

郭子儀之才見於平安史僕固之亂卻吐蕃回紇之侵再造王室創業巍然至其位兼將相權傾中外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較中書令二十四考主無疑心人無間言盛名高節善始善終大事有四一與李光弼初甚不相能及祿山反子儀領節度詔光弼分兵東出光弼請曰一死固守乞免妻子子儀持其

手曰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將弭詔平曰詳一也

發倖擅朝侵遷說誘奪其兵柄天下洶洶不平子儀朝聞命夕

引道別無顧望二也在邠州涇州縣官不報僚佐以宰相不知

體為言子儀曰武臣奏事多繇中從之疑之也今不從斯厚

待我何怪哉三也破吐蕃靈州朔方思賞納備具元載使人告

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甲裹甲領從子儀以家童十數往會朝

恩愧而稱為長者四也非識量宏遠者乎至如單騎挺身諭回

紇破吐蕃之兵收靈臺之捷出於一時之幸會非萬世之常法

此乃神明指授豈人力所能及哉

李光弼為副元帥善謀能戰賞信罰明士卒爭奪援袂徇國收

史思明安大清降李日越以少覆衆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

威震華夷戰功為第一哀年擁兵為自固之計吐蕃之入寇天

子幸陝促兵入援則遷延不至遂歸徐州以收租賦為辭故由神功等不復畏憚因以愧恨而卒方魚朝恩程元振用事雖能踈間大臣而代宗寛仁待光弼至厚決無意外不測之禍光弼唐之元勛再造王室一旦致其臣節視國難而不救違王命而不赴宜乎部曲不受約束以憂憤而終非不幸也宜也方諸子儀有間哉

李抱真為澤潞留後籍民三丁擇一壯其租稅給以弓矢令閑自習射歲終大校按籍第能否賞罰二年皆為精兵得六十二萬不廩於官而府庫實繕甲練兵遂雄山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其後田悅朱滔李希烈朱泚李懷光相繼叛閧河南北悉爲盜區獨抱真以數州橫絕其中莫敢攖鋒肆侮唐太宗治府兵深得古意五代始制黥刺府兵廢而不能頓復黥卒不可盡廢

如昭文歩兵不可參而行乎烈辟庶尹皆能取抱負爲法何畏
夷狄之侵何憂盜賊之發何致學欽逆輸以困夫民哉

馬燧英雄忠義先計而後戰措澌以寄田悅決淩平李懷光名
盖一時可謂盛矣然其受命征討與抗衡真交惡敵大功不成三
叛假竊復信尚結贊之詞與以議盟平涼卒使大臣犇奔幾
危宗社迹其所由皆燧之一派史謂燧之貨以下以爲可責故責之
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廢功深得春秋褒貶之旨如李晟和
辨二帥而論之以利鈍逆料賢情而皆其論非惟諓遂慰賢於
燧多矣

臣道第十三 武臣

李晟方德宗狩奉天朱泚陷京師晟即日治裝孝忠欲止其行晟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當以子爲質乃與孝忠約昏所過樵蘇無犯李懷光陰與賊及河北三叛約自王武俊李納陷鄆李希烈陷汴晟提孤軍抗群盜以忠義感人人樂效死聞其家爲賊所質曰陛下安在而恤家乎既克都城令諸軍曰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震驚之非吊民之意乃秋毫無犯市不易肆謁帝三橋跪陳臣備爪牙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之罪請死伏道左行是舉出是言三王之佐莫能及也非仁義根於心大有過人者能然乎世之人得尺寸之權即傷人害物立纖毫之功即要君犯上者視晟豈可同日語哉

愬性不喜殺不尚氣其下准也得賊將李祐李忠義不誅用爲腹心以擒吳元濟入城降萬衆不戮一人夫白起降趙卒四十萬一旦坑之李廣擊匈奴出塞失道而還大將軍衛青欲得曲折上書報天子青責廣之幕府上簿廣因憤引刀自頸而死平蔡州立奇功乃屯兵鞠場以饗韓弘謁裴度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三將行事相反蓋世言爲將者多喜殺尚氣喜殺則不仁尚氣則無禮白起李廣是也史臣貴愬平蔡之功不及此二事若僕固懷恩平燕趙之亂李懷光解奉天之圍皆蓋世之功而不仁無禮以啓禍亂遂陷叛逆之行豈非根於仁義乎渾瑊初德宗遭賊攻圍之急發空名告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裁任得死士當戎賊殊使建功授詔不足則書衣以授其不逮將得以等李懷光取朱泚泚拒卻衆自謂

城必不失懷光既失臣節瑊獨收成功與李晟等參其鼎盟坐
輩不辨勇詐抱纛者危常人所不爲而瑊爲之豈其長於成任
短於料敵歟云晟遠矣瑊不猶郭令書謙謹不伐世方之（金日
磾治潘始終持重猜間不入君子賢之）

王彥章奮自行伍目不知書忠義（性與志俱生故）曰豹死留
皮人死留名與晉數困莊宗於河上末帝委任之（梁未亡也）以
主聽不聰群邪擅政卒抑不得逞莊宗入梁欲降而用之彥章
慷慨不屈以死自誓曰臣受梁深恩非死莫報豈有朝事梁而
而暮事晉者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悲哉斯言足以立萬世之
臣節若馮道以舉古名儒事五朝六姓朝爲仇敵安其位受其
任能無愧乎

郭崇韜爲人也賢許國也忠決策南向八日而破梁受命西討

七旬而舉蜀。創業盛矣卒又於難實自取之然而嘗有意於遊
權而遲回顧戀不能速決。聽驕虎者勢不得下之語結中官以
固寵而詭譖又攻。嫌隙既成又欲好兵立功為久安計是匹夫
懷璧之罪而益千金之資也
石守信周之宿衛將宋太祖代周守信與王審琦高懷德張令
鐸張光翰趙彥徽王全斌劉光義米信杜彥圭崔彥進田重進
王仁贍董遵誨沈義倫潘美党進石熙載楊業等皆有推戴功
職居藩鎮手握重兵太祖召守信等宴樂酒酣諷以釋去兵權
出守大藩為子孫市田宅多置歌童舞女日飲酒相懽且約為
婚姻諸將叩頭謝恩各授外職能兵柄為宋太祖之德至矣其
亦光武優待雲臺功臣之意而加於臺云諸將與太祖故等輩
非寇鄧比也

曹彬初從王全斌平蜀諸將多屠戮彬獨禁止之奉命伐南唐
暮月未下彬與諸將誓城破毋殺一人唐主出降付廩令人檢
視彬一不問所總樞機五居節鎮功高而志下守清白如寒素
衣止祥紵三子瑋琮璨皆賢而繼領節鉞人方之鄧高密云
郭進為將御軍甚嚴嘗選御馬直三十人隸進麾下進斬其怯
戰者十餘人其控扼西山凡十年無西顧之憂太祖為治弟比
於諸王云
曹瑋為將沉勇有謀習兵法令嚴明善用間謀覘得其情實故戰
勝攻取將兵四十年未嘗失利其鎮天雄契丹使過戒其下曰
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其威望尊嚴如此
韓琦范仲淹當西夏趙元昊反琦與范仲淹為陝西經略使有
謀略喜機變其措置務持重不急近功不拘小節專以德化綏

懷遠人而人自敬憚時人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又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

甲兵不比大范可欺也琦出將入相名重華夷才兼文武猶唐

郭子儀裴度云

狄青由黥卒爲將每戰被髮以銅爲面具賊望之如神無不披

靡尹洙薦之韓琦范仲淹授以左氏傳及秦漢兵事儂智高反

授荊湖宣撫之節討之賊兵大敗斬首數千智高遁入大理

殺之函首送京師以功名終或以梁公嫁及告身以獻青辱贈

而還之謚武襄青爲人不驕不伐而多智多才其不附華胄與

郭崇韜異賢矣哉

李綱當高宗初爲僕射七十[illegible]首言罷講和次言都關中又言取

材東南兵西北黃潛善汪伯彥勸上避敵東南綱言不可二

人持詭譎能綱綱博學多智謀忠義之氣凜然貫天日御軍
有法先後奏疏累數百皆有益國家高宗不究其用惜哉謚忠
定
种師道世為山西名將充京畿制置使入兵至翠師入援曰毋
割三鎮地寧增歲幣待姚古兵至屢張喘以必還姚平仲沮之城
遂陷以年老罷許翰奏時多故不宜使宿臣居散地不報師中
師道之弟勞兵還師道以兵遂虜出境後援太原與虜力戰死
姚平仲姚古之子以兵入援而古後期种姚世鎮山西兩家子
弟不相下退居山中九十而終姚友仲為京城統制圍城中最
為有功
宗澤有文武材為東京留守屢率募戰士造戰車據形勝立壁
壘數擊敗虜衆京稍安會金將王策用其謀知虜之虛實招

兵合百萬請上還京凡二十疏為汪黃所沮憂憤病疽卒臨終語不及家事連呼過河者三遺表力請亟還京闕敢忘尸諫自奉儉素祿入以賑貧乏養孤遺澤卒將士半去都人請命其子穎繼父領兵不久以杜充待之酷而無謀諸將不安豪傑往往去皆從盜人謂澤在化盜為兵充代則兵變為盜用人之大其禍如此

張浚初為川陝宣撫富平兵敗好惡金人入寇復召與趙鼎並相進用正人表裏相維乃命岳飛平楊么韓世忠克淮陽劉光世取壽春岳飛焚蔡劉豫入寇大敗之軍威大震秦檜專主和議譖罷浚檜死復官起廢熙之後風采毅然衛士見之以手加額為樞密使封魏國公盡勞務撫秦劉地歲將史浩主和浚力言不可督師江淮講論軍務脩繫城堡繕理器械處勞不敢兆避

士勇躍思奮金人大恐湯思退輩族言官劾浚跋扈罷之尋卒

趙鼎為荊蜀宣撫行言曰張浚有補天之力必使川陝得專黜陟小人爭趨之一不得意則攻訐無不至誣及母妻臣無浚功當此重寄恐是非紛紛後與浚並相鼎好薦浚諫爭入奏上數竹鼎曰艮岳花石之擾亡國今復蹈前轍與浚同心戮力扶持皇綱而屢見譖於小人或復或罷使中興之功無成傷哉為人君者宜鑒之哉

韓世忠初為統制勇冠三軍立大功數十拜少保上書其旗曰忠勇敗金兵於鎮江幾擒兀朮再敗金兵儀鎮盡為其大將驍騎世忠慓悍過人為中興名將第一其制器如克敵弓連鎖甲掠陣斧起敵弓皆其遺法和議成退居杜門隱於釋教封蘄忠武王

劉錡爲東京留守書虜兵六十萬攻順昌精兵三千被重甲五人爲伍貫以韋索號鐵浮圖翼以拐子馬名長勝軍錡以短兵奮擊大敗之再至陳州覆望其旗幟而退

張俊爲將討江淮盜李成復二郡而降成稱爲名將然附會秦檜疾岳飛君子譏之不齒

岳飛少負氣節好左氏傳孫吳兵法引弓百斤雅慕忠義用兵以寡敵衆前後大小百戰未嘗敗績兵八百破盜人五萬徒領八千破十萬背嵬五百破兀朮十萬平李成擒楊么上賜金絲袍金帶衣甲署旗曰精忠秦檜主和諷上詔飛班師飛拜曰臣十年之功廢於一日非臣不稱職誤國者秦檜也兀朮移書抵檜以必殺岳飛張俊贊之檜誣飛謀反并其子雲殺之而中興之功不復成矣孝宗有志恢復思岳飛求其後召之封鄂武穆王

無補矣然忠義之義貫于天地葬西湖墓木被皆南向異如此
云
吳玠爲西蜀安撫沉毅尚氣節遇戰無虞善讀兵法謚武安王
子珙弟璘御兵有法士樂爲用鎮蜀二十年恩威交著拜大傅
封新安郡武順王子挺襲
董俊少勤涉書史善騎射從元太祖爲元帥累立戰功圍真定
攻汴衆歸德力戰死俊以質自許不爲夷險少移臨陣勇義異
張柔立矢石間怡然無懼喜戰而不妄殺人俾政寬明人樂爲用
嚴實以所部八州三十萬衆歸元太祖行尚書事諸將每欲屠
城實戒以不殺城破以金繒贖俘因賑饑餓封魯國謚武惠子
孫世爲顯官東平賢士多所薦云
木華黎凱剌兒氏爲人沉毅多智猿臂善射挽二石弓事太祖

以忠勇稱與博爾术博爾忽赤老溫號掇里班曲律華言四傑

迺開國元勳無出其右封廣國忠武王

伯顏蒙古八隣人以中書左丞伐宋呂師夔賈似道降不許似

道夏貴大敗明年再舉阿剌罕為右軍自建康趨獨松嶺董文

炳為左軍循海往伯顏中道水陸並進次嘉興與宋相賈餘慶奉

使國璽降表至伯顏以宋后幼主至燕都世祖領百官總己以

聽明年虓深畧善斷將百萬衆如將一人人仰之如神破宋不

殺一人裝唯衣食口不言功封淮安忠武今方之曹彬云

阿朮兀良沉毅有智略臨陣勇決氣蓋萬人伐宋平淮功多亡

賞封淮南王

阿里海牙畏吾人事世祖取襄陽平武昌長沙所至不殺發廩

賑荒以功封楚武定

紐璘削竹帶人倜儻長身勇力多謀略領兵平蜀拜都元帥

李恒於彌氏世為西夏國主為益都淄萊路尹伐宋有功拜荆湖左丞征交趾封滕忠敏公

張弘範伐宋為前鋒攻揚州斬首萬級張世傑焦山之戰弘範傍衝之宋師敗從董文炳趨臨安授江東宣慰征廣東宋帥聚崖山弘範入大洋相距李恒舟師亦至合攻宋舟大潰陸秀夫抱幼主赴水死世傑衝走風壞舟死于海勒功崖還朝而卒封武略淮陽王

察罕帖木兒穎川沈丘人探馬赤軍因亂仗義起兵有功為汝寧達魯花赤汝穎賊李武崔德破潼關察罕援之陝西左丞李羅帖木兒跋扈與察罕相攻尋遣其子擴廓帖木兒貢糧燕京察罕總兵討山東下東平由豐降又圍益都田豐王士誠復叛

隊遣人刺殺察罕

獲鄭帖木兒代父總兵爲中書平章攻益都擒六百人斬首八百級益都破田豐伏誅詔旌其忠烈立廟死所謚忠襄王撫鄭拜右丞相烏乎當元氏之季位顯官尊享祿者何限而攄忠效義出於草澤之人真偉然特立大丈夫也同時有信陽羅山人李思齊共起義兵思齊以功知汝寧府陞四川右丞思齊未幾臣節愧察罕多矣

王英邦傑性剛果有大節膂力過人善騎射襲父千户職善用雙刀人稱雙刀王多戰功平江大老檢劉貴推蔡五九降張思齊陞海北宣尉年九十退老家益都聞貴叛逆不食而終詔旌異之曰不食冦粟餓死首陽有夷齊之風臣之清者也